

卷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之四十五

靖康中帙

第四十一卷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第四十二卷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盡三月三日己巳

第四十三卷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第四十四卷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第四十五卷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

次行有題銜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一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二日戊午太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并李邦彥等

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昧死再拜

獻書于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不可救

者始于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

人于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

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

愷其寬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禘杌謂之饗饗夫八元八愷

三才圖會卷之四十一
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之也擣杵饔飧非舜罰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賞罰之柄奪于權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也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而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是也此教君者未必如桀紂之暴亂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銜恨而死是以至于滅亡爾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于堯舜可也而此頌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奸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于劉賈臣請為陛下直

言而不諱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奸惡與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于時京城百姓群聚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時時鼓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戎虜擁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發其至痛以于是非士人所教而為之也夫舉數萬之衆不煩召而羣聚帝閣若出一家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其平日公論

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欲訴於陛下爾而諛諛無知之
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心所言於
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黷舍一空臣始聞之而驚
中間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為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
龍逢比干並名書史乃萬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之
事當自有以辨之必不惑于佞也其後學官黃哲等待罪陛
下親降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
忠義所激爾等何為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
觀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一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
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謹論日聞于九重又不至鉗口結舌如

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不已詔墨未乾陛下復降
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
復出鼓唱亂朝廷紀綱當議極刑又觀殿前司曉示備載御
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意在作亂今後如更似此
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令王宗濞斬訖奏聞臣雖愚心
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
始終反覆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才大畧英睿之主也一用
趙高李斯遂以為上古不足學三代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
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于上者皆以為妖言使御史按
問其罪群聚而抗之四百六十餘人是忠臣義士被坑戮之

禍遁逃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名其謀寔出于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盡去始皇于是內備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不息恣所欲為而無敢有言其非陵夷至于二世不改始皇之業以至大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于焚書坑儒而已今奸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于後世臣所以捫心慟哭思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興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為可赦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為可誅不識諸生

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既名之為忠義則不當罪之于刑法既置之于刑法則不當名之以忠義二者不兩立也陛下前詔既以士人為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者也為忠義者既不保其首領使不忠不義者陛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為陛下通有所惜者萬世之後恐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為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仁唐恪等於闕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于范宗尹朱夢說劉寧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

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自信于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奸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於極刑也。而陛下獨何忍為之乎。臣聞自古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鈞抱槩。自甘于海濱岩穴而不出也。人君惟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惧其不至。況示之以刑威。而欲致忠義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築黃金臺。以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齊小白禮九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伯者之材。非有五帝三王之道也。徒

以禮賢下士。故天下之士樂為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追改前詔。優加褒拂。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體。則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為李邦彥辨。奸慝暴白。功狀大書。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不御士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為。挾倡優于酒肆。逞顏色于庭闈。其淫言媒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奸邪之臣。開邊致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亡恥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

此吁可怪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者昔楊綰為相崔寬為之毀第觀黎幹為之減駟從郭子儀為之徹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為宰相而百姓遮道慢罵甚于奴隸疾走省闈掩關自遁其為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為相天下兒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曰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為邦彥畏縮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諱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况可以輔佐陛下成中興之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門漫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

也今所以曲為邦彥強辯者正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為朝廷論宰相寔為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則奸臣浸漬事必有大于此者誠可為寒心也臣觀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為賢者之君而諛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莫大于斯二者願陛下乾綱大決天下之事斷自宸衷勿奪于諛佞勿溺于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為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為此書臣之友生有為臣言曰子堂上有二親家惟四壁蠶蠶太學苟為升斗之祿將以養親而為是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

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名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忠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恨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以浸漬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言將何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于今之生乎是以不避斧鉞直書其事上干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瀆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粘罕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塞河晉絳戒嚴

二十六日壬戌太學生正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彥

二月二十六日太學生正吳若誠惶誠恐頓首稽首昧死獻

言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數貢封章仰干天聽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之事迫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艱危之會貪愚者之一得容廢人之謗議也雖然陛下有求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竊惑之臣誠凡愚莫測其智但私念今天下雖號之材然百官有司識慮之過於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所謀實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令大臣去自私之蔽使疎遠者咸得竭其力參諸公論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于內善料虜計者持使節于外決不至虛張夷狄之勢以恐朝廷愚夫攻守之謀以惑百

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之請上詔祖宗之辱也又况
號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諱廟賞罰無章群小漏機而喪師
奸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民發憤排闕以僭誅戮之權朝廷
有人寧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無用言之寔無任賢之方
者謂是而已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而宰相吳敏方文飾
奸言庇邪黨罪以惑陛下臣寔駭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吳敏
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顧身為陛下別白言之夫踈賤孤陋姓
名不達於朝廷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于四五不慮後
患莫如臣之慙者有一于此豈能赴功名之會今賊退可以
踈矣舍微祿耕舊邱菽水養親臣之分也而猶徘徊顧恋不

能忘言於陛下者豈以陛下之儉可以積財陛下之仁可以
得衆陛下之憂勤可以飭盡弊陛下之清諱廟可以遠奸回然
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疆土雪祖宗之大恥不在陛下
之時而何時耶聖君難逢志士難合臣寔嘆此且臣考祖宗
之澤觀天人之心國家宜未有凌遲之禍然陛下即位于倉
皇之中日不暇給黜陟未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財粟無備
賊本禍根尚存腰領而腹心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罔上則
凌遲之形見矣獨在陛下卓然獨斷於此數日之內奮張威
柄為何如耳何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怨陛下曰
初臨大政便履艱危大臣多誤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陛

三朝正史卷之八
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積弊未去若夫今日已後陛下可以
一洗豺狼大芟蕪穢百姓所以期望于陛下者亦不淺矣陛
下如尚姑息舊奸蹈履前轍是猶漢成帝不能奪王氏之權
徒怪天變之多也故自此政有疵戾民必不怨陛下一失民
心內外解體何以緝理祖宗基業臣願陛下嘗膽攻若深念
于此也臣憂憤以來心志未定言不能文其有利害事恭畫
一如後所貴乙夜之觀簡而易見伏惟陛下少加察焉一自
古人主急于論相而于今尤為急宰相難于稱位而于今尤
為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曰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
奴材罪盈惡著面折其短誰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則

論相之術殆疎矣今陛下又相吳敏夫張邦昌器識局促畏
避保身決不能為陛下整頓頽綱衆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
論至于吳敏才氣必不在于張邦昌之下然士論指為蔡攸
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蔡攸父子鈎探先旨計會吳敏
為之異敏立朝庇其宗禍臣始未以為信及見吳敏救邦彦
劄子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敏稱李邦彦輔佐上皇自前
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
非徒救李邦彦乃救蔡攸張本也又言建遣李鄴輩使金人
軍中終賴其力嗚呼敏謂四海不復有知識之士敢為此言
以欺陛下耶李邦彦登禁從入政府幾年矣考其進身皆不

以正見政出多門紀綱敗壞天怨人怒盜賊繁興而方竭四海之力起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合而去乃方蔑棄典禮起復以妨賢路王黼用事邦彥寔在政府坐見土崩之勢已成晚乃結諫蔡攸罷王黼就第審知不能獨行其志可復哉蔡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登三事徐言不便與李邦彥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可至于敵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郡之民警曉禍福身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裏橐囊津送妻子誘陛下為避逃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欲以遣李鄴為功良可驚笑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李鄴不能逆知其情折之以辨拒之以

以死但望塵投拜以邀其歡輸款露誠以漏其機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邦彥等軟懦亟令鄭望之、徒繼往有敢捐身立異者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彥聞敗而喜故兵民叩閤以泄其情此乃陛下聖德感民、願效死以除國賊以昭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劫群臣以動陛下是敏將為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衛士聚黨熱張彞宅怒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結士今兵民伏闕殺內侍毆宰相者欣戴陛下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祖宗之澤背陛下之聖而從之乎敏以此援李綱种師道亦過矣且陳氏貸粟高歡散財雖非人臣所當為然使齊君能修其政魏氏

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適為我用蕭何之得民曷嘗不為漢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因此民怒可以作士氣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鞭笞夷狄此真中興之祥而吳敏憂之不知權者也古今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衛士聚黨奮其私怒誠不當縱前日兵民叩閭第以用忠無術幾召亂耳如其區區之意豈不可憐哉崇寧以來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姓因忠憤而有極刑者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又引王黼之惡而又不及蔡京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証也今日之禍王黼之罪當居蔡京之次童貫之竊兵柄蔡京寔繼之王黼持曲從上皇之欲取燕山耳當時王黼

能諫則不為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是不肯取宰相者王黼不為則今其無如王黼者乎吳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諉如顧私恩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寧以來縉紳非無才智之士例為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所汙者舊間若徐處仁者號為勤儉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論已喧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矣攷其後來大概徐處仁所長固不當以此廢之但士君子立身一敗不為清議所重決不能大有為於危疑之際者昔蘇軾有言君子未嘗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誠有是理蓋張商英陳瓘蔡日立朝所為未必皆是而民不敢異辭使宣和舊臣秉政

在廷所為未必皆是而民不敢竟先興謗陛下以此揆之則圖相之術明矣又况上皇還宮凡為舊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有進退首尾之嫌宰執之間措身何地願陛下旁求俊彥天既篤生陛下聖德必不無一賢相贊助也一道路籍皆言蔡京在上皇時有保護邦本之策而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正今日禍福之機不可不深論也蔡京父子濁亂天下為鬼為蜮毀壞祖宗基業誰不欲食其肉者且其父子濁凶險而有奸人之才如復令在朝則正人端士必不為陛下用而輕詭嗜利者附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于下陛下孤立于上此西漢王氏之禍也陛下之居儲

貳名位繫于天下聖德聞于天下百姓歸心神明擁護雖有搆奪之變天人不從蔡京豈是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敢異謀爾况蔡京兄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為分外凡為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祖斬之知其奸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親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本窺伺上皇自結免戮之計非特不忠于陛下又不忠于上皇而崇寧之初首進逢迎之言熒惑上皇履霜堅冰終致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共天之讎今陛下將指奸為忠義棄雖不復匹夫且不為之况為天下者乎方危疑之時能傳位乎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敏既饗天之力以為已

功濫據台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金宗亦害天下之公義矣
願陛下圖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
之際財帛或不足于充賞刀鋸或不足以徧刑尤當謹守名
器以昭勸阻之方崇寧以來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閹宦有志
之士至以名器為辱陛下即位當焦手濡足以救此風而頃
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賣國謀身皆列禁省
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玷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
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賞賜又進士雷觀等上書聞擢館
職藹蕘之獻言陛下善而褒之亦榮于華衮矣館職可輕授
哉祖宗名試館職之法抑可棄乎陛下亦知前日郎官有使
不屈節犯虜廷者儒生有應募血戰塗草野者否使忠魂有
必憤於此等賞矣又康王和戎本無他策徒以危疑之際毅
然請行厄辱受危三旬於外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今賞典太
重前此無聞他日張邦昌交地而歸又將待之三公耶聖王
作事動思可繼陛下誠憐康王出入待遇之恩時使頒錫之
數超于諸王亦足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陛下密諭康王
牢辭此賞陛下從而許之君臣兩得其美計之上也干冒天
威臣無任昧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二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盡三月三日己巳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

書曰若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近世公卿挾穿窬售身者多矣既自售其身遂以此望人故稍聞辨別是非者驚為村鄙况肯受人之盡言乎要非卓然特立自拔于流俗之中者未可與進藥石之論也竊聞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詭隨獲罪得復拜責青鎖以救孫傳被黜氣節

如此必能受盡言矣若故願效其區：夫主上新即位強寇
犯城社稷震動賴祖宗天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綱敗壞
之餘人材彫喪之後誤國之黨尚留廟堂賊民之官猶充郡
縣國勢委靡風俗陵夷士民顛、猶望一賢相出輔聖主以
直道定是非以公論進人材盡出凶邪大收威柄廟惜名器
平用賞刑因民之怒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嘗瞻嚙指雪
上皇遜位之辱而吳敏乃首以奸進附下周上有摹倣蔡京
之志中丞大知之而未言即抑不悟其心也崇寧以來臺諫
皆熟視奸邪蓄縮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而彈章始至故
雖有臺職無救于亂獨陳瓘言蔡京于威權之先至今天下

稱誦以為知幾中丞平昔自負必不肯居陳瓘以下其早察
之吳敏建請上皇遜位遂投門下侍郎之除計其趨搆豈復
能自振士論喧噪因指為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探上皇旨
意令敏投隙為之庶幾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果如此敏特
人役也果可在具瞻之位乎然若舊欽吳敏學問尚疑其徐
有所處及見救李邦彥劄子則始驚曰敏真繆用其心矣吳
敏先言軍民伏闕殺內侍毆宰相悞致高歡窺魏之事此蓋
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口也次言李邦彥輔佐上皇
前歲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
特曲救李邦彥乃救蔡攸也又言建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

三朝正史卷之二
終賴其力此蓋敏同主和議自徼其功也卒言異時王黼奸
惡而不及蔡京此又蔡京成吳敏王黼逐之蔡攸台之之私
也事皆不虛言庶可復昔胡后亂朝魏政不竟故衛士以私
憤熱殺張彞之家非為國也高歡蓄馬積財本有異志因此
結士無忌憚之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內侍毆宰相豈聞有私
怨乎欣戴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威耳雖使高歡復生知
民之未忘宋也而奸心自阻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劫郡
群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書明黨
之法寬逐義士由是遂成壅蔽之風前日伏闕之事乃二十
餘年防民之甚奔潰如此今人主即位之初吳敏當陳人心

可畏使人主瞿然知覆舟馭馬之戒而首用高歡事動之此
語一入言路塞矣杜牧賦阿房宮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
敢怒夫軍民敢言如前日乃中興之祥萬一壅之使至于敢
而已則彼袒臂大呼者豈不復集於闕下哉某嘗聞上皇時
有爭得失執憲度者輒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強之風故雖
有賁育之勇者莫敢犯雷霆之怒今使臣下避高歡之禍則
朱雲王章復作亦不肯詣闕獻言矣吳敏此言不知宰相之
體也凡為宰相者舉措慰天下之望百姓將以手加額未聞
蕭曹邴魏房杜姚宋惧人毆擊矣于闕廷之下也至于李邦
在王黼時似有士譽然身居政府知燕雲之事必敗而持祿

容身絕親喪遽聞起復果以天下一日不可無李邦彥乎
 則力諫窮兵自焚之灾稍申棄親事君之義何乃深穴狡兔
 之窟潛為鬼域之謀結蔡攸罷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復出
 蔡京亂常猶偃然不慚畧飾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寔其為
 患夫與王黼何殊而欲以罷黼為功是猶蔡京諫取燕雲蔡
 攸身為統帥又欲免謗于後子欲徼功于前人臣寧愚不識
 機陷于王黼之黨罪則罪耳至于心知不可意乃饜名首鼠
 妖狐愚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李鄴使虜兒童笑
 之虛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胆落兵將氣消坐視長驅寸
 草不結且聞貪金邀地虜人本謀李鄴粗有知識自可折之

以計而乃賣國謀身與敵為市及李稅一出喪魄失言鄭望
 之輩又索高價于本朝輸忠款于異域吳敏既在樞府諒無
 藉口於將來遂借李邦彥為有援于事機指李鄴為有功于
 國其與范蠡請會稽之罪勇犯數從亡之愆識趣亦不尋矣
 若夫王黼奸惡難追誅夷然比之蔡京十無四五童貫之能
 竊兵柄蔡京寔縱之方童貫之惑上皇圖幽薊王黼特欲分
 奇功取宰相耳蔡京字三國者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刑不
 平公論未允中丞丈如謂某言過當則請以吳敏召用人材
 觀之葉得棄于人倫遽典名郡又當過關陸藻貪污有素起
 守南門人主新即政之時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

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攸召之上皇且以為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謗議不足恤違公議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于吳敏百姓之謗囂歸于主上矣十餘年來竭人足膏血破人足骨肉箕歛星奔盜賊蝟奮使民父食其子夫賣其妻四海豈復有頽戴之心獨以主上之居春宮仁儉清修繫天下望至倉卒之變上皇止傳位遂舍社稷吳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違公論棄人之望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知誅指高歡以動群臣戒元魏而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于民中興之功不亦難乎其嘗論上

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不當在廷而吳敏之徒不當作相何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于昭帝乃當秉政不辭至于今日上皇還宮以就孝養吳敏等自有進退頽避之嫌群下易以生間字缺四昔房琯但一為肅宗送寶冊耳身當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琯雖不長於兵然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以上下疑沮而致敗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之蕭曹因民之心遂成大業至於漢宣帝心疑霍光亟用魏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用舍之宜固自有理中丞丈其為國家審思之亦所以忠于吳敏也某又聞中丞丈與吳敏厚果爾敏不罷中丞不當居職蓋聞蔡京王

三朝正史卷之五
五
黼之相也開封臺諫徧置腹心說者曰欲逐則臺諫為擊手之
欲罪則開封府為鍛鍊之此蔡京王黼所以權傾天下而上
皇不悟也今吳敏不必能至此但中丞文善自為謀可也中
丞丈如無歎于心不避此職亟言吳敏乃可免謗于天下耳
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贍議論
慷慨娶張邦昌姪女常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
言於邦昌之妻駭然曰吳郎風即何忽如此除太學正上
書謂敏之救邦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書聞人傳觀上
不欲拂邦彥敏之意故斥吳若與合入差遣即日出城若欣
然而去頗為士林可惜

粘罕過澤州逢使奉路允迪等言城下誨和已割三鎮乃還太
原

粘罕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
運芻粟為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

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
為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寢方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
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
割三鎮疾馳三日則哭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
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

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弋弼兵已決國郊窈謂陛下可一以閩外之事制于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不能復取此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頽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行必則敗弱者奮況于關陝百戰之士外誘于金繒而內激于憤恥破賊必矣此可以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畧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

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沉毅蓋其天姿介胄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濟以姚弋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思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惴恐苟安目前為患萬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戰不勝則各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虞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

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奸回自營孰便于此誰復有為陛下
宗廟社稷長慮却碩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
耳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衄以為王師不可復用傳曰
凡此蔡功惟斷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

又上書

臣伏見王師既行廟筭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事成
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
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
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利鈍
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

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
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
欲陛下取太史公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
若失三鎮十二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地無河東則
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謀渡江南臣考永
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
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胡貊後世有王導謝安之才則東晉
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杯土則將若
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
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捧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

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佞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体宇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和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恨則渡河之師當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然皆當素治不計小却專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苟取目前之無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虜則南向作賊

死為中原鬼使三鎮之眾發憤怨懟人為寇攘非小變也姑息目前亦未易况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此復振周世宗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眾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劾寨之法不

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河中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是以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在不用老将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來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而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之繼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而欲

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改金字牌

入內侍省狀比因金人入寇截攔通角內有御前金字牌子物慮倣倣製造欲將舊法御前劄子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牌子改用黃漆朱紅牌子奉聖旨依奏

誅梁方平

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歟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今灌以重傷死于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聖旨依軍法

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師西壁方平命軍士矢無虛發
候賊近則射之百姓以為方平叛率眾数千喧囂執方平開
封府囚之謂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般其家貨官司斬首
乱者数人乃定至是李綱建議請誅方平遂斬於市
靖康前錄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
于茅座橋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彥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

詔曰朕初歷服適遭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唯士大夫
探甲胄冒矢石捍寇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

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拯咸福之柄取賞罰之
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具等第立功將之
名來上毋以愛憎為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思
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定有勞績之人外並無恩
倖非泛轉官賞賜播告遠邇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
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秘書正字

詔詞曰朕初宅丕祚務廣聽納庶采異同之論以滌壅蔽之
奸雖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收並取而不遺然爾等器識
之美術業之富剡牘來上文義粲然肆加褒採以就官使夫

博士師儒職也爾自諸生遂陞此選其六榮矣得之非艱持之惟艱往祗朕訓以克有終可依前件

靖康錄曰上自即位以來蒞堯之言封章日不下數十函乙夜觀覽未嘗稍厭有一善未嘗不知之未嘗不行與大臣議論嘗輟食吐哺前席咨訪陟自東宮時從宮中服御器四與夫府庫之積聞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圖書居其半幃帳無文繡之麗几榻無丹漆之飾規為素朴聽政未有月餘革其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贏資與其羨卒足食足兵故攘却夷狄而斂不及于天下皆諱乃儉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為也六賊如王黼梁師成李邦彥譚稹或竄或殛至是蔡京父

子童貫朱勔又皆正其罪斬方平首戒後之領軍逗遛而歸者何灌罪與方平等雖死不赦奪官及其子孫起唐恪為樞密許翰為中丞供職姚古种師道師中為制置使馮澥何臬陳過庭梅執禮皆被召徐處仁上心眷之俟其至虛上宰未除輿論快然焉太平之期跂踵可待

三月二日太學生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旨賜進士及第

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以免戮為幸而子二榮遇如此彼為金人不屈而死如郎官傅察者未聞褒崇盡言極諫忠衛社稷不諛君父不附宰執如吳若者反見

斥逐天下事出人意意外舉不可以逆料也

日已已授太宰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

門下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寔重朝廷之体眷予元弼為國良臣用舍雖係于時始終且篤其義誕敷明命敷告治朝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智沈而識精氣博而用遠早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寔受其賜嘉有功于社稷俾正位于台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逸陞華秘殿庶尚便于諮詢陪賦爰田用昭宣于物采嗚呼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

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七百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三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
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

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
更張於初載蓋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為往太中大夫
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
宣之方畧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猷黃髮之詢寔慰
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
忠厚周封八百國當謹守于輿圖漢制二千條期盡遵於軌

三朝正史卷之三
一
迹欲興聖統無踰近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增
爵秩昭示寵光嗚呼多難以興在強勉而行道無為而治期
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為毋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政大
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臬守尚書右丞耿南仲尚書左丞
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翰林學士陳過庭御史
中丞簽書樞密院事尚書右丞李稅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

鴻慶宮

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錄曰前此遣使臣追虛中本欲治脫身之罪是日晚

金使入城來和議正乏人奉使乃令虛中行初至賊營與葉
師相視而笑講燕中舊好故也使回欲以兩府指畫地界政
府惶恐之甚虛中因此為樞密使往再談說令以次官行乃
太學正秦檜借禮部侍郎往河間程瑀借戶部侍郎往真定
路允迪往太原沈晦借給事中賈携書入國虛中還朝不自
引咎挾奉使之功洋然焉甚有德色尋以言出之青社當時
三鎮割地之詔及晦所賫誓書其間有云虛中辭也

五日辛未王安中賁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
住

臣寮上言臣聞賞罰國之大柄人君所以馭群臣定國是立

主威蓋功同賞異則賞不足以勸罪同罰異則罰不足以懲昔漢宣帝致中興之盛本於信賞必罰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案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王安中性資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聞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而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于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関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存撫未嘗有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廬焚蕩貨財委棄父子骨肉

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尚以從官領祠官擁厚貲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為計不遇如此寔未厭天下之公議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取進止三月四日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藥師結諱叛命並不幾察懷奸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三月五日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王蕃瓊州安置

孫覲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汪藻上宰執劄子乞迎上皇還闕

某嘗觀孔子陳廢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廢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為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與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歎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為治矣然則狗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

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遠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於扶顛持危之計為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為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為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為人主能以天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皇

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為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謂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某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皇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知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某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籍籍以南幸為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為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十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諱買園池科需百出矣

墨制紛然轉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唐恪翁彥國帥也惑于誥命並行而莫知有朝廷矣朱勗冀除其家率歛州縣為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洵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蘓常熟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極矣幸天警言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生薪嘗胆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去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使於

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
兵方春以疫死人、土思其勢必亂上皇豈得高枕而卧耶
其以為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
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群小在側耳嗚呼
小人平居猶無顧藉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紆歲月
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
乎車駕不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
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隘引
周穆王瑤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
此為奸駸、不已則予戎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

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缺矣
當是之時天下果得為孝乎今數小人者斷喪國家危辱至
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正朝
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方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
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
大變者果安在哉為今之計莫若重為禮以迓上皇之歸遣
見任宰臣為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庭退而
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
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
行宮使以下擇其甚易之彼為奸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

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脩然不復以萬
機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
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于是夫是不圖
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
幸甚

李柅鄭望之李鄴落職在外宮祠

李柅鄭望之李鄴落職宮祠以奉使失辭也

門下侍郎趙野充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傳信錄曰初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
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

於岸側得般運磚瓦舡乘載飢甚于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
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
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憇宇文粹中及董貫高休
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江淮以如維揚父老邀
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
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
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通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
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
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于是遣聶山為發
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曰奏

事福寧殿留身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
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曰
其如明皇何肅抱^宗泌頰泣曰思不及此使山所^以圖果成驚
動^道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一挾^道君子東南
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罷山之
行顯責童貫朱勔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
人者早回^銜輿可以不勞而事定矣^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
而童貫朱勔之屬皆相繼罷去^太上將回^銜故遣趙野前去
迎奉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相國寺燒香

戎馬已退躬謝^祖宗也^今在京寺觀為建齋醮道場追薦陣
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相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幾遭此擾攘
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
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聞憲宗用一
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勇除寇難
興復治功必至排斥眾議屏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才

三朝正史卷之三
八
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邊寇為警夙夜危懼曾詣都堂
畧陳守禦之策見任宰相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
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
旨持祿養交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朝致有今日之患蓋平
昔無事尚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
之士論民心莫不嘆惜不唯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
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
當知之矣胡不且專任委以軍國大事而不使衆議移之群
邪沮之使盡其材力以了天下事至于朝士大夫與昔時慷
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

未肯為陛下言之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
德東宮謙恭謹畏退托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
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
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守
常之論為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况太上皇剛明
勇決一旦改悔知為群邪所誤痛自罪已陛下誠能慨然有
為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真賢興舉治道是乃奉承太
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疎賤小臣輒敢言及朝
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宰相
大臣非其他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侍御諫官宰相門人不

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
惟臣小臣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為陛下言之
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
子不知何足以論天下之治哉又况陛下當即位之初以掄
相擇人為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書奏乃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為少宰出邦彥知鄧州孝迪
以資學為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為大名尹召徐處仁唐恪于
外郡處仁召為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為戶部尚書言應奉司
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為戶部尚書
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遣兵官邊順以

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
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巳太上皇詔賜宋喚

詰曰予夙心慕道托神器于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
恭謝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御兵僅滿三千庶事草
創固可知也及邊使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而都城
晝閉道路隔絕深自為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
至于止糧綱截逆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寇爾緣此三事奸人
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
寔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喚賫書至行

宮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語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功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畧無纖毫憂疑者朕竭力為多也傳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朕周旋兩宮庶幾于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朕十六日壬午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重臣迎候道遵君皇帝

奏曰恭聞上皇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議者以為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創造巧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上皇臨御日久去年冬

夷狄侵擾因猷萬幾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為唐睿宗因星變而答天戒太子惶懼入請事体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歡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于陛下親即群臣親即臣謂上皇之親無親于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語惶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聰

明智度量豁達不防奸邪浸以欺惑既已感悔斷然不疑以
 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
 興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
 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
 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為陛下感激陳請欲乞更擇
 重臣節次往前路迎接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激切
 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
 寔無少異至于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群邪誤國致上
 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于此也上皇英睿
 剛決倘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

蚤輿親出迓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
 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勿遽如彼今日之歸尊
 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託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庶
 事修舉人心懽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
 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
 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已之薄奉
 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于人臣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
 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
 性命之直脫然不復以天下之事累已嗇神斂明清心養氣
 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經曰

孝悌之道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天子
唯父為尊得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
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芥
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諂邪不及慈愛愈隆則天地百
神保佑聖躬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
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
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
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臣死有餘責伏惟
睿慈特賜裁處臣不勝恐懼激切之至上先是遣門下侍郎
趙野往奉迎而諛人離間兩宮公輔奏此劄子上覽之感動

遂公輔見闕諫官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縣

詔曰朕承太上皇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
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廟之靈守備
弗缺久廼退師而金人屢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
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原約又所逼殘破州
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原主和議李邦彥
奉使許地李概李鄴鄭望之悉行罷斥已詔种師道种師中
姚古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
誓當固守朕不忍陷與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

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遺史曰金人犯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東三鎮以講和好金人退兵至是太原猶堅守不可下而河間中山亦為國家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議者謂三鎮之地不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
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太上皇回銮次南都遣李綱出迎并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

傳信錄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有

賁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虜况敵君乎上令余賚書
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
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
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
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
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
早回鑿輿不須治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
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踈
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
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

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
公者余愧謝奏曰臣昨論水災寔偶有所見自古無道之國
水不冒浸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
兆大抵災異變故猶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于氣色形於脉
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自運爾所以聖人觀變
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
君以為然曰問虜騎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寔對復曰賊退
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
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余于是竊嘆道君大度之不
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曰宣諭行宮止進角等三事只緣都

都城已受圍恐為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
方艱難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
容無不至者在聖席照知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逐一
解釋謂進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
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之意者每得
御筆批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有家事
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
不得不恐懼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
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
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

下回鑿臣以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
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無事
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
此慰意便可珮服余固辭不允曰服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
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次拱州見
迎奉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曰以便宜作奉聖旨令
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儀物適至南都士女夾道瞻觀得旨
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茶合等二月三日辭再對于幄殿
道君出青詞藁一帝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
所作者其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

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御名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
 書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
 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致干戈並與弗獲安靖以宗廟
 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
 鎮兵革所冀遐迕誅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
 享昇平之樂如是兵賊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
 衆虔閑寤願天照鑒臣弗敢妄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
 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允當更乞垂降灾咎止及眇躬
 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伏望真
 慈特賜省覽臣謹曰神霄直日功公曾吏賈臣密表一道上詣

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以聞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欲
 居西路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
 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
 守禦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
 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
 奏知上批荅曰卿適來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勘會高陽
 關路安撫使陳廟諱狀申
 據探報大金賊馬約二萬餘于中山府北唐河所北蓋起五

御會起修格

六座桥兒搬運車仗過河所北蓋及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
所有本路即今並無賊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
撫使詹度奏三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備及人
心堅確往、連夜發行車仗及路拔寨北歸兼令王觀察同
程瑀到城下云非是不來打城乃為兩朝和好不欲違盟我
大金人馬與太子即君懣且投北去也不是怕你本府自圍
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兼曾殺其四太子都廝棘大王
等酋首及城上多張神臂弓矢石等乘間擊射賊人往、畏
避不敢輕犯密使人探得賊情大段憂疑至數日必是遁去
仍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乙酉太上皇后還京師車駕出郊奉迎

二十日丙戌太上皇回銮至南都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澤州有勞除直龍圖閣通判時御名

除直秘閣

三省樞密同奉聖旨澤州高世由等守州城使粘罕不敢以
兵犯宜加褒賞詔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知澤州高世由特
除直龍圖閣通判時御名可直秘閣其餘守城有功之人令世
由具等保明聞奏奉勅下項朝請大夫權知澤州高世由可
直龍圖閣朝奉大夫通判澤州時御名可直秘閣差遣如故
救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備浸隳屬胡騎之猖狂悼吾民之

三朝通志卷之五
五
奔潰爾等奮于忠義克保孤城相彼經行卒多降敵稽考其
効敢後褒旌服吾恩榮終全名即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復隆德府

河東制置姚古狀申尚書省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
太原已于今月二十四日收復隆德府訖及生擒偽知府姚
璠太師通判郝伸少監知縣儲汶并知通印記令解送姚璠
等赴闕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為熙河路經略使也鞏
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勇武隸其麾下古為河東路制置
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與宣撫司幹當公事折彥質相遇于

懷衛之間未得虜之虛寔聞隆德府威勝軍已為金人所陷
沒古乃遣德硬探德斬虜首一人持首以還具以虛寔報古
遂補進武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
諾引十六騎疾驅入隆德府生擒偽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
大驚謂曰昔傅介子班超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必須
遠到古即引眾疾趨遂復取隆德府擒偽通判郝伸少監知
縣儲汶并知通印記解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
亡臣為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

范仲熊北記曰姚古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媯姚璠以
歸

手詔諸路選將練兵

手詔諸路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納關額繕治器甲儲畜芻糧預備軍須陝西諸路召募敢勇河北訓練保甲盡數團結陝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昂澧路弓箭手揀選六千人一千騎湖南北路峒丁選練各六千人聽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弓箭社射生戶預行團集仍具的確人數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自南都回至闕

中山路安撫使詹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路安撫使陳廟諱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

宇文虛中落職官祠鄭望之李鄴版除戶部侍郎并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都鴻慶宮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

河北宣諭使种師道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進兵救援隨機應發追逐掩擊去後今月十一日據种師中申契勘金人兵並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諸州軍並平安奏聞事又中山府路安撫使司奏契勘金賊三月三日回途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撓其寨柵賊知難攻遂過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州等處白逃

出塞並已過易州地分去訖本路保護僖祖順祖陵寢並無
踈虞本路前後接戰及劫寨共八十餘次斬獲及擒賊兵共
計五百九十九人及奪到孳畜八千五百五十三頭足口雲
梯搗車洞子器甲旗鼓等一萬七千四十六副件燒奪糧草
四十三車奪到金銀布帛等奪回擄去京畿及諸州軍人口
五千二百一人一面散走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并收到遺下
糧斛約六七萬石見行盤量奏聞事又河東路制置使姚古
狀申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三月二十四日已
收復隆德府生擒到偽知府姚璠通判郝伸知縣儲汶二十
五日又收復威勝軍了當右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

北市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未李綱自應天府奉迎回乞宮祠

傳信錄曰是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
迎奉道君儀注口取南仲建言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宮
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為不若止依
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
者南仲曰易惑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
雖不免於疑然貴于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
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窳鈇者為患不細南仲紛口不已余
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則愈誠自誠

與明推之可以致于堯舜疑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致于不可勝言者取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李綱結諱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執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寔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已鑒察臣不敢有所辨但臣以菲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銜輿還闕然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

仲之言若此臣安敢復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廟朕所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曰再拜辭上出居啟聖院不復踈府入劄子求去劄子曰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力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至于揣分量才又有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學問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強敵內安眾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安疆傳檄而三鎮暨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

術殫于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度綿薄寔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于海寓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連茹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嘗胆願治之意願如臣者材術既踈心慮憤耗深恐有悞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于異日干冒天威取進止奉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

誅趙良嗣于郴州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廟諱成邊患幾傾社稷寔自

踈朝官趙良嗣始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令廣南西路轉運使李昇之監行刑其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宮祠

第二劄子曰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憤耗乞罷臣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靡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隆被獎擢得見危致命少効臣節都邑底寧夷狄遁歸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危疑之跡

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
 有今日嘗願俟賊馬既退三鎮無虞上皇鑿輿還闕之聖重
 歡目觀盛事乞身踈休安于田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
 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疑臣結廟諱至欲
 送御史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管橫遭誣讒有玷國体寧不痛
 心所以遽上封章寔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
 伏冀哀矜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
 敢供職見般出啟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批依舊
 赴院供職

依已降旨不許般出
 啟聖院

第三劄子曰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降

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蒙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
 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貧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
 下特達之知擢叅大政遂掌樞庭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
 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於
 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回國勢粗定庶幾
 引退以補前愆至于貧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况因廷對
 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色羞忍恥強顏取容不唯
 有玷國体亦將取輕于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衝萬
 里故敢仰恃天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上無愧于古人
 伏望聖慈矜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使顛躋荷恩無

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啟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筆可
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監察御史俞應求劄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
于好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
後世深戒者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談譚稹終為大禍幾危
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擇帥固當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
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
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兵復驗首提
點賞犒推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

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寔監軍也夫軍政不專于主帥而
關決于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
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
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廟諱當抽摘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
軍之跡也如此豈有挺身赴敵死于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察
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它時
為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河西蘭會路
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終
之爵郡王職樞筦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
已繼而為諱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使乃為河東宣撫使蓋

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所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預軍政師還
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
復為貫稔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
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
制廟諱守典憲毋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
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寬責以
為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
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五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
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蔡攸前
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盩已汴汴過宿州先是蔡攸已降授大中
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已解行宮使又有旨令攸
專一扈從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
餘宜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責命罷專一扈從職事間又差攸
行宮副使朝臣慮攸入京城別肆奸心乃上言故有是命

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綱紀使朝廷失信于四夷致上皇負謗于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三月三十日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為勸上皇非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降指揮令前去省侍勅呂刑三千論罪莫先于誣上舜功二十

知人寔本于去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于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疎愚不學之資使輕果敢為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畧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浪費偷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抱痛而無復樂生志士隱憂而至于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因眾惡而斥疎卒以自營而收名乃至交通宮禁贖用邦財真同妾婦之為孰異穿窬之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殉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于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于擢

髮彈章疊至匪朕敢私謂舍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茲
狼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殲夷遠佞姑從于屏棄體
予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三日己亥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宜春苑奉迎

太上皇還自鎮江上出郊奉迎太上皇戴玉並桃冠着銷金

紅道服入自宋門都人皆夾道觀之無不欣喜居于龍德宮

取南仲建議畫屏其左右于是內侍陳思恭蕭李琮張見道

十人並行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斬

六日壬寅車駕詣龍德宮起居

靖康遺錄曰上皇每有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為陛下猶

取財物頒賜左右上令開封尹籍所入龍德宮物數目有得

賜者出即納之於宮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

臣伏蒙陛下特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已具劄子

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宮所有

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趨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具狀聞

又第四劄子臣累具劄子乞一在外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

藥梁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

稟聖訓然而臣于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

冒天聽伏望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

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區區之志臣俟邊境寧靖國
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乞外補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
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忱辭特從所乞
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
進止四月初一日奉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詔
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寔賴共濟不得再有請
便赴院供職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
乃者虜在近郊具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
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
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謀隔

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顧以為輔佐者多聚廟堂朕
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為卿其深體朕心亟安
厥位以濟國事

謝表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官祠特降筆
手詞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詞方惧雷霆
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明辨其謗讒又勉勵以國
事恩隆命薄感激涕零伏念臣結約無奇迂愚有素幸逢雲
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
倘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
危疑之孤跡洗黜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辨

陸賈之誘寔由漢帝之明臣不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方日奉于睿謨損軀命予以報國家誓力耐于天造

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

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溺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背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謹上條具所以備守邊守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消藩鎮之

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日之計莫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

習戰陣相為

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僅及一半宜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

以激勸之彼既保鄉里親戚坟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滌東拒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澤官司利于稻田往澤泄去積水堤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

地形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地城池類為頽圯湮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諸郡畿邑皆須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民兵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為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槩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定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盩無煮煎之勞而給邊費足民

食其利不賞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並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民心

臣僚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斥以允公議

先是上皇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家艱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者侍從自尚書而下逃遁者如張衛仲達何大奎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

聖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州軍及路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於大小使臣內公心選擇曾經邊任或戰陣及有武勇可以統衆出戰之人各舉二員開具歷

任脚色保明聞奏即不得泛濫緩急擢用仍不妨別處注授及具一般文狀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韓離不回至燕山

許採陷燕記曰先是韓離不陷燕山進兵南寇留蔡靖在燕五月十五日韓離字蟾目國王郭藥師等自南歸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大夫見之有泣下者韓離字來約蔡靖以下官于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本朝所與國書令王芮等讀示蔡大學讀訖韓離字乃謂蔡公以下官曰趙皇失信致我南侵却聞少宰甚得人情不然吾未回來官人等且安心坐為有少邊事議未定總候定奪疊却令與肅王同歸兼亦欲將少

金銀令充糶寔費其言頗似婉順良久又謂蔡公曰大學有
 事可以說及蔡公曰念靖南歸韓離字大怒頭面發赤曰待
 與你商量須好事都不肯商量却只要歸好與蒙霜特姑蒙
 霜特姑者棍子猷殺也明日獨遷蔡公一家于皇城衆皆為
 公危之詰旦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大學見二太子語言
 稍方聞已遷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禍望侍中與周旋之彥
 宗首肯曰少間當言之請無慮余既退又遣人諭公曰但放
 心決保無虞後聞彥宗入皇城中既回乃往見韓離字又兩
 日復遷蔡公於高團練宅巡邏呵衛之後韓離字又來約本
 朝官于姚材淀觀射柳見肅王張邦昌已在而王雲曹勝亦
 來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韓離字乃謂蔡公曰大學忠臣也
 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王過去因自酌酒三盞與蔡
 公飲之名曰過殘厚禮也

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
 都監凡七人

節要曰窩里字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
 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建議也以諳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
 元帥偽皇弟盧爾後賚字烈粘為左君副元帥偽皇子窩里
 字為右副元帥偽皇弟撻懶為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偽皇
 弟闍日為左都監契丹耶律余都為右都監東路之軍窩里

三朝北盟遺編 卷四十五
字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斡野
字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
于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東呼東朝廷西朝廷

十六日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列蔡京父子

書曰臣于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
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已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遣
還成命者省契勘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學生伏
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于今年正月初六日三
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
奸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李綱

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
衆扣闕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
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分義豈敢復萌一
毫私心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
臣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
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事至
于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
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
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
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于天下誰敢懷奸

誤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罷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于初四日早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恟恟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陛下言者故乞亟復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社稷大計奮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于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政事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盡弊正須振頽起廢每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付泰猶

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違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憤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誅之也所以能斷然

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為之營救也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徃傳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于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向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為天下朝己之識創立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為退送意謂送者宗也欲為退宗之識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侯之告變而謬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植以妖術附之張大成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

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于復道曲河相通宮禁脇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為帝姬族姬此其用意尤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通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寔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欵及京者必令禁毀京遂律免其後攄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為王莽無疑

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為宰相下為元樞弟兄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愧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遣在陛下即位之初不顧驚撓不勝宗初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強扶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隔離最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為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于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于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為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

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為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必乘勢據有吾宗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明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如此聞京前日在拱州日夕宴飲樂聲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曾以朝廷君父為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為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于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雖起于

童貫而攸寔副之陷沒士馬捐棄金帛不知其數買空城以
給朝廷冒取厚賞躡致公卿久領元樞之任前日金賊初起
邊臣告急童奏累至攸輒匿之乃于私家收拾金寶密自為
備在朝大臣皆作去計畧無一分捍禦之心直至虜寇漸逼
乃始奏聞遂致賊兵衝突直造城下道路之言皆謂攸父子
及貫勛等與金人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主之所幸城中
奸細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扶我上皇倉處遁去聞上皇為
攸等公路劫持無所不至臣正月三十日上書正為此也願
陛下早發英斷以鋤禍根則在廷之臣孰不為陛下用如王
黼梁師成非無黨羽與在朝廷者然二人已死彼亦灰心雖欲

懷私不可得已今朝廷大臣心懷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
刑威有所未當蓋京父子不誅而童貫朱勛亦得幸脫童貫之
罪大于梁方平方平伏誅童猶未也朱勛之罪于李邦彥已死
矣勛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于王黼既不免蔡氏父子
尚可容乎陛下即位以來天下指日以俟京滅今乃遲如
此天下失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欲毆之今蔡
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為陛下群起而誅之以快積年之
憤曰成變亂陛下雖悔何及蔡氏不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
惑終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哉夷狄侮慢之患何時而已
此豈非大臣懷私不恤國計陛下又不断自宸衷必殺無赦

天下何賴為臣願陛下處事勿屈法徇情以苟目前當事
思為萬世法正如以臣上書之故遂欲自布衣加以爵命此
豈可為萬世法哉願陛下察臣誠懇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
不勝幸甚臣以布衣一介輒敢抗辭君命臣罪萬死臣無任
惶恐待罪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五

卷之四